

魯迅著作手稿全集

啓功題端



(三)

顾问

王得后

主编

萧振鸣

鲁迅著作手稿全集

啓功題端



(三)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第三卷目录

范爱农(共十四页)

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八日

二四三

所谓『思想界先驱者』鲁迅启事(共二页)

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

二五七

奔月(共三十二页)

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

二五九

中国文学史略(汉文学史纲要,共八十六页)

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编讫

二九一

范爱农

鲁迅

——范事重提之十一——

在東京的客店裏，我們大抵一起來看報。學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聞和

新報，要愛和曉社會上瑣事的就看二六新聞。一天早晨，^{開頭就}看見一條中國未

的電報，大體是——

「安徽巡撫恩銘被Jo Shiki 刺殺，刺客就擒。」

一怔之後，便大家先嘆發地互相告語，並且研究這刺客是誰，漢字是怎樣三個字。

但只要是徐興人，又不必看報科考的，却早已明白了。這是徐錫麟，他當

學四國之後，在做安徽巡撫，辦着巡警事務，正合于「殺巡撫的地位。」

大家便議論他將被極刑，家裏將被連累。不久，秋瑾姑娘被殺的消息

也傳來了，徐錫麟是被控了心，給恩銘的款兵^{如食序}盡。人心^很變壞。

有幾個人便秘密地開一個會，籌集川資，這時用得着日本浪人了，斯島賊

直下江，慷慨一通之後，他便登程去接徐^{伯孫}的家^屬去。

照例這有一個同鄉會，吊起去，還滿少，所以便有人主張打電報到北京，

痛斥滿政府的無人道。會眾即刻分成兩派：一派要發電，一派不要發。

我是主張發電的，但當我說出之後，即有一種鈍滯的聲音跟看起來

「我的殺掉了，死的死掉了，還是什麼屁電報呢。」

這是一個高大身材，長頭髮，眼珠白多黑少的人，有人總像在助祝；

蹲在席子上，我發言^{大抵}對。我^早是^到這^時注意着他的了。

這打聽的人^{說這話的}呢，有那麼冷？認識的人告訴我說：他叫

甘化榮，是徐伯孫的學生。

我非常憤怒，覺得^他簡直不是人，自己的先生被殺了，連打一個電報還害怕，於是便更堅執地主張要發電，同他爭起來。結果是主張發電的居多數，他屈服了；^{其次要}推舉出^{其人}來發電稿。

「何必推舉呢？自然是主張發電的人囉——」

我覺得他的話又在針對我，無理倒也並非無理的；但我便主張這一篇悲壯的文章必須深知道士生平的人做，因為他^{比別人}關係更密切，心裏更悲憤，做出來就一定更動人。於是又爭起來。結果是^他不做，^我也不做，不知是誰承認做去，其次是大家走散，只留下一個孤獨的和一兩個幹事，等候做好之後拍發。

從此我總覺得這三友最難弄，而且^很下惡。天下可惡的人，當初以為是兩人，這時纔知道還在其次，第一則是范雲展。中國要革命，首先

我必將此夢畧陰去。

然而這意見後來似乎逐漸淡薄，到底忘却了，我們從此也沒有見

面。直到革命的前一年，我在故鄉做教員，忽然在熟人的客座看見一個

面相熟視了，不過兩三秒鐘，便同時說：

「哦，你是……」

「哦，你是……」

不知怎地，我們便都笑了起來，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。他眼睛還是那樣，然

而奇怪，不止幾年，額上却有了白髮了，但也許本來就有，我先前沒有留心到。

他穿着很舊的布馬褂，破布鞋，頭得很寒素。談話自己以往歷來，他

從沒有學費，他後來不似再留學，回到故鄉之後，又受着輕蔑，排斥，迫害，幾乎

無地可容。現在是躲在鄉下，教着幾個小學生糊口，但因為有時覺得很氣

同河也造了航船进城来。

他又告诉我现在要喝他，于是我们便喝话。從他每一进城，必定来找我，

相熟非常相熟了。我们常谈些说不下文的废话，连母亲遇我睡到，也发笑。一二我

忽而记起在同河东京的往事，便问他——

「那一天你专门反对我，而且故意似的，究竟是什麼缘故呢？」

「你还不记得？我一向反对你——但我，我们。」

「你那时之前，早知道我是谁麼？」

「怎麼不知道？我们到横滨，来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麼？」看？

他们「接接好，你自己还记得麼？」

我略略一想，记得的，虽然是一八年前的事。那时子英和我到横滨，来接

新来留学的同僚。汽船一到，看见一百廿十多人，行李行李，我同

更

更翻來翻去，忽然翻出一雙繡花子鞋來，

便放在

子細地看。我

很

很不滿，心裏想，這些島男人，怎麼帶這東西來呢。自己不注意，那時也

許

許搖了搖頭。檢驗完畢，在客店小坐之後，即登上火車。不料這一羣

書人

在車上讓起坐位來了，甲要乙坐在這位上，乙要丙坐，搖讓未終，

火車一開，

了三四回。我那時也很不滿，暗地裏想：火車上的坐

位，他們也要去爭爭來……自己不注意，也許又搖了搖頭。然而那羣

人

人心中就有那麼惡劣，却直到這一天纔想到。豈但此嘆這一羣惡劣，

右在安徽戰死的陳烈士伯平，被害的馬宗漢烈士，被囚在監獄裏，到革命

後纔見天日而身上永帶屈辱刑的傷痕的也。一兩人，而我竟無所知。怕他們

日

日乘車上東京了。但徐伯平雖然和他們同船，却不在这車上，同

為他在神戶和他的夫人坐車走了陸路了。

我把我那時搖頭大約有兩回，他們看見，^{就是那一回。}這時喧鬧，
稽查時幽靜，一定是在稅關上^{的那}一回。而安農，果然是的。

「我真不懂你們帶這東西做什麼？是誰的？」

「這不是我們師母的？」他瞪他多白的眼。

「劉東京就要做裝大脚，帶這東西呢？」

「誰知道呢？你問她去。」

到本初，我們的景況更接推了，然而這喝酒，講笑話，武忌這義，
拉着^是徐興先後。第二天安農就上城，戴着安農去常用的氈帽，那笑
容是從來沒有見過的。

「武忌，我們今天不喝也了。我要去看看先後的徐興。我們同去。」

我們到街上走了一通，滿眼是白旗。然而我雖以此，^{便是}內中却是依舊

的，因為還是舊鄉紳組織的軍政府，什麼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，錢

庭掌握是軍械司長……這軍政府也到底不長久，幾個少年一嘆，王金發

帶兵從抗州進來了，但即便不蒙^{或者}也會來。他進來以後，也就被^{許多開黨}

進的革命黨所包圍，^六做王都督，在衙門裏的人^{布衣素裹的}不上十天^模

皮袍子，天氣^還並不冷。

我被擄在許武學校校長的家裏旁邊，^{王都督}我校長二百元。愛是

做^同這，這是那件布袍子，但不^同喝^同，也很少有工夫談天。他^同事，原

最喜^在，實^在動快得^在。

情形還是不行。王金發他們。一個聽過我的講義的少年來^{去年}訪我，

慷慨地說，「我們要辦一種報來監督他們。不過發起人要借用先生的

名字。還有一個是^同英先生，一個是德清先生。為社會，我們知道這快

我答應^他。兩天後便看見本報的傳單，^這是三個。五天後便見報，^同首便罵軍政府糊塗的人多，^這是都督，都督的教威，同鄉，嬌太太……。

這樣地罵了十多天，^{就有}一種消息傳到我家裏來，說都督因為你們詐取了他的錢，這罵他，要派人用手槍來打死你們了。

別人還不打緊，第一個着急的是我的母親，^可我不要再去。但我這是照常走，並且說明，王金發是不來打我們的，他雖然姓林太老，而示人却不輕易。況且我拿的是校款，^也這一點^也明白的，我說罷了。

果然沒有來殺。寫信去要經費，又取了二百元。但彷彿有些意思，同時傳令道：「再來要，沒有了！」

不過要累得到了種新消息，却使我^很為難。原來所謂「款」，並非

指學校經費而言，是指送給報館的一筆款。~~報~~報紙上寫了幾天之後，王

金發便~~叫~~人送去了五百元。於是乎我們的少年們便開會議，第一個

問題是：收不收？~~議決~~曰：收。第二個問題是：收了之後還不要？

~~議決~~曰：要。理由是：收錢之後，他是股東；股東不~~好~~，自然要要。

我即刻到~~報~~館去問真~~報~~。都是真的。明說我不該收他的錢的話，

一個名為會計的便不高興了，問我道：

「報館為什麼不收股本？」

「這不是股本……」

「不是股本是什麼？」

我~~就~~不再說下去了，~~這一點世~~故是早已知道的，倘我再說出連累我們的

話來，他就會面斥我太惜不值錢的生命，不肯為社會犧牲，或者明天在報上~~就~~

可以看見我怎樣怕死 發抖的 記載。

然而事情很湊巧，李萬富信來催我往南京了。愛麗也很贊成，但頗悽涼，說——

「這里 又 是那樣，住不得。你快去罷……」

我懂得他多聲的語，決計往南京。先向都督府去請職，自然照 地帶常的

准，派來了一個接收員，我交出賬目和餘款一角又兩個元，不是核長了。後任是孔教會會長傅力臣。

報館是我 到 南京後兩個星期了結的，被一羣兵們搗毀。子英

在鄉下，沒有事，德清過道在城裏，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。他大怒，

自然，這是很有些痛的，怪他不得。他大怒之後，脫下衣服，照了一張照

一寸來寬的

片，以顯示刀傷，並且做一篇文章敘述情形，向各處分送，宣傳 日軍攻

府的橫暴。我想，這種照片，現在未必還有人收藏着了，尺寸大

小，刀傷痕小到^{幾乎等於無}，如果不加說明，看的人一定以為是帶些瘋氣

的風流人物裸體照片，倘遇見孫傳芳大帥，還怕要被禁止的。

我從南京到北京的時候，愛農的監獄已被社會會長的校長

設法去掉了。他成了革命前的愛農。我想為他在北京買一點小東西，

可是他非常希望的，然而沒有機會。他後來便到一個熟人的家裏去寄

食，也時時給我信，景况愈困苦，言辭也愈凄苦。終于又非走不可，

這人的家不丁，便在冬處飄浮。不久，^{忽然}從同鄉那里得到一個消息，說他

已經掉在水裏，淹死了。

我疑心他是自殺。因為他是浮水的好手，不容易淹死的。

夜間獨坐在金波裏，十分悲涼，又疑心這消息並不確，但無端又

